

杜
詩
言
卷

杜詩言志卷十一

佚名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
貧人實。來歲還輸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
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
一家。

儒者動言天地萬物爲一體。而皆未曾說得

明白諦當。惟西銘一篇略見大意。然亦說個體段腔子。不能盡其情實。必若吾師所言。老安少懷。方爲曲盡。然而學者領畧。尙爲隔膜一層。此亦如晦堂問涪翁無隱義。反覆舉似。終不謂然。俄而木樨香過。晦堂曰。聞乎。曰。聞。曰。吾無隱乎爾。涪翁言下大悟。吾於此亦云然。蓋說天地萬物爲一體。如橫渠所云。父天母地。推而至於窮神知化。非不謂然。然而只

說得理解如是。而此情厥然不動。便是說老
安少懷。在大智量。便是體貼得去。若在尋常
知能行習。便不能理會。惟讀先生此詩。則一
歌一咏。躍然言下。桃樹礙路。從他去也。高秋
餽實。人同樂也。來歲輸花。與時行也。簷通乳
燕。遂生養也。莫打慈鴉。無忌刻也。總而結之
曰。當是時也。勿令天下尙餘中谷之離女。亦
無萑苻之多盜。我且與之共游胞與。以樂我

襟抱云爾也。故曰：一人之致中和，可以致位育者，此也。獨是少陵所學，未必至是。毋亦曾點之春風沂水也歟。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

莊子云造物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蓋言大化如飛颺飄轉一例吹送不管人家好歹以一人言之則任其異樣顛連困苦而他春光如故以一家言之則任其異樣流離死喪而他春光如故以天下言之則聽其異樣兵戈殺戮而他春光亦只是如故所謂錦江春色之來全不顧玉壘浮雲之變也故當此萬方多難之時而高樓之花自近登臨者不能從時

而玩反以目擊而傷心。此固有心想世道者所貴有康濟之業者也。獨是既不見用而從旁盱衡時事。則見國家景運猶長。不至改革爲寇盜者。亦應悔禍莫更侵陵。所恨者人君孤立絕無輔弼之臣。若或有如諸葛其人者。則能尊顯其君。雖沒世而後。人心猶且思之。爲之廟祀不絕。而況乎其在當世耶。此梁父吟之所以動人思慕也。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
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
者貴爲德。韋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
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
救瘡痍，先應去蝨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
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先生遙同元次山，春陵行序謂得結輩數十

公參錯天下則少安可得矣此則以此意勉
韋錄事是時州縣殘破不勝賦稅而諸使符
牒徵求稍緩卽遭貶削故務割剝以媚上者
不暇計及於疲民之反側也然賢者別有清
識操持紀綱獨行直道則豪奪屏跡而瘡痍
可起矣觀少陵揮淚贈別純以古誼相期許
悽惻之意真足以動高天豈時賢之所能及
哉

立秋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
棟秋。窮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
成長者謀。解衣開北窗，高枕對南樓。樹溼風涼
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
歸調鼎，吾還訪舊邱。

此先生自明幕中之樂。雖蒙嚴公之高誼，而
非其志也。言今者來此絕塞，更在流火之時。

地已偏矣。歲又晚矣。當此蕭蕭之飛雨。動華
屋之高秋。不能無窮途暮齒之感。雖愧知己
之誼。託意前籌。然絕無老成深遠之謀。徒多
此清晨之一謁。故解衣北戶。高枕南樓。尸居
寘寢之外。但有納涼聽潮而已。是以禮數雖
寬。而吾心則別有所適也。蓋當此秋氣漸爽。
衰病稍瘳。庶幾乘主將歸朝調鼎之時。吾仍
駕一葉之扁舟。下荆門。適洛陽。以訪吾杜曲。

之舊邱乎。自古高曠之士，最難於束縛。故得志卽思坐朝堂，進退百官不得志，卽思採於山，釣於水，惟幕非其意也。故少陵云然。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疏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裡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舊書載少陵器度褊躁嘗醉登嚴武牀曰嚴
挺之乃有此兒而嚴不爲忤新書則有冠鉤
於簾之說愚按新說自誕而少陵之不樂居
於幕中則自前篇已見而此則尤其顯著者
也蓋武雖不爲忤而幕中多人率皆年少無
識之輩彼其效媚於嚴而不悅於少陵者比
比安能由體嚴公之意致敬於少陵以前輩
事之耶則輕纖儇薄之態固有不堪與處者

故託晚晴之喻而作此詩言我爲嚴公欸留
於幕中毫無所事惟日與夜見此秋風之清
吹此澹蕩之雲蕭疏之雨過此高城而已夫
無事而食非義之許我已如葉心之朱實正
堪隨時而落自尋去路以求妥適而無如此
階面一種浮薄之流如青苔者先自種種變
幻芸生然則我之在此萬不可留已如汲汲
然之暮景雖暫銜於樓臺之上勢不久處又

何勞爾喧喧攘攘之如鐘鼓者更爲我報新
晴也。然我豈畏若輩而去哉。我蓋自畏我浣
花溪裏之花。出而笑我。謂我何人耶。旣名爲
隱。又欲兼名爲吏耶。此我之所不能自解者
耳。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
花低。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梁須就列。榛

草卽相迷蓄積思江漢。頑疏惑町畦。暫酬知己
分。還入故林棲。

到村言自幕中歸。而到村也。看他語語俱寫
得。歷落而喜。雨後溇淖。而秋沙翻。自少泥。一
可喜也。蛟龍引子。亦有天倫之樂。荷芰花低。
亦見錫類之慈。二可喜也。然則老參戎幕者。
何不可散馬蹄而歸乎。雖暫爲稻梁而就列。
難長辭榛草之相迷。然旣積江漢之遐思。寧

復感疏頑之哇町。我蓋將還入故林以棲矣。
其所以未能遽往者。不過以暫酬知己之分
耳。吾何嘗一日忘歸哉。

倦夜

竹涼侵卧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
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
悲清夜徂。

此悲清夜之不能爲歡也。人生所最難得者。

清夜有庭有竹有月有露使當太平之世則
田廬無恙兄弟歡然以至親戚過從友朋共
話張燈秉燭斗酒歡呼何所不可乃今漂泊
干戈窮愁獨處月聽其落庭聽其空竹聽其
涼露聽其重輝輝不息者暗螢之自照嚶嚶
聲應者宿鳥之相呼清夜如此所負不既多
乎夫清夜惱人既不能寐而寂寞更長宜其
倦也此詩之所由名也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漁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爲來幕下，祇合在
舟中。黃卷眞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
女問頭風。平地尚欹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
就，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寬容
存性拙，剪拂念途窮。露裊思藤架，煙霏想桂叢。
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西嶺紆村北，南江遶
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杯

乾甕卽空。籓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酬知已。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匆匆。曉入朱扉啟。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鶩駘怕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

前章謂少陵不樂居幕府。然非與嚴公有所忤也。觀此詩而其言益信。蓋杜與嚴其交好在形迹之外。故無一事不可盡言。絕無迴護。

絕無避忌。絕無隱匿。若使於己志有所不合。而爲之隱忍於中者。卽非所以待好友。亦非所以自處也。看他開口便說我一野老不合來。居幕下。以儒生而親案牘。徒使家人憂其疾病。全不怕嚴公怪他做劣。說他不知恩誼。蓋因其中有一段不合處。可以直告嚴公。而嚴公亦當爲之啞然失笑也。夫人之所處者。最是要得一片平坦之地。無畝無倒。方可久。

居乃今居幕中則分明是平地裏生出畝倒
來使人不可向邇則以同在此一班後進角
立門戶與我分曹多失於異同之見耳彼責
我以無禮而我未嘗倚衰老而不甘處於僚
屬譏我以無義而我未嘗輕上官而苟簡以
通籍雖疇昔同學有年今則籍光輝於仗鉞
况知我秉性之拙而寬容以存恤之念我道
途之窮而剪拂以作興之沐此雨露之膏而

思藤架之沾潤。居此煙扉之地。而想叢桂之
芳菲。夫豈不知良友之德意。而彼則曰。胡不
曳尾於泥塗。而登此雕俎之上。是龜觸網耳。
卽以我自觀之。信然其龜觸網也。又曰。胡不
決起於千仞。而承此數米之呼。是鳥窺籠耳。
卽以我自論之。亦直作鳥窺籠耳。蓋謂我旣
退隱。卽是一介野老。不當復進而參戎幕。徒
使西嶺北村。南江東舍之間。竹皮含翠。椒實

垂紅浪簸坼船。杯乾空甕。藩籬生徑。斤斧從樵束縛。而酬知己之恩。蹉跎而效小忠於主。極意周防。疏失方能稍稍。大段狂簡。率畧早已匆匆。且踉蹌而曉入也。朱扉方啟。困憊而昏歸也。晝角將終。夫豈無別業之可尋乎。而何不遑少息微躬也。夫異同我者之謂我若此。是以古人既隱。不復更出。政如烏鵲原愁。河漢驚駘。定怕錦幃。謂非其類也。公與我其

將何以待之。苟能全塵埃物色之義，莫若放
我歸故林，倚梧桐而嘯傲耳。信然龜觸網，一
聯以下十八句，是擬他人譏訕自己之語，非
以己意告嚴公也。讀之直抵一篇北山移文，
發笑之極。若說作是少陵自述己意，便說不
去，且亦無此體也。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

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
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
寒趨路旁。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
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此詩亦爲幕中人之有忤而作也。辭意自顯
當面輸心背後笑。眞寫盡後生輕薄下赤霄
行亦然。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赤霄玄圃
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上淘河嚇飛燕。銜
泥卻落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
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
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觀此與上篇。則知少陵之怨憤亦甚矣。少年
輕薄之態。令人至於不可耐。而又無非幾之
可舉。真奸猾之尤者也。前云不爭好惡。勸人

之勿忤。此云勿記細故，戒已之忤也。

枏樹爲風雨所拔歎

倚江枏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詠茅卜居
總爲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
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
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
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虎倒龍顛委榛
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

此無顏色。

自古才人多命薄。而又每爲造物之所忌。如少陵一生忠孝。曠代作手。旣不使之得行其志。而又驅之以亂離兵火。亦已甚矣。奈何所居一草堂中。暫相藉爲娛樂者。一高榭耳。尙爲風雨拔去。並區區一點清福。亦爲靳而不與。豈天之欲速其去蜀耶。是又不獨赤霄相疑之見迫於人事也。文自易曉。存此用發一

嘆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而今。

命題四字。寓有二義。以春日而在江村。則春日之可惜者也。以江村而遇春日。則江村之可樂者也。曷言乎春日之可惜也。士君子一

生事業本以天下爲己任。得時則駕，固其所樂。不然卽當隱居獨善，坐茂林，濯清泉。乃今江村非吾故土，不過爲寇亂驅迫至此。非若彼土著者之可以務農事於春岸者也。此第一首正言其義，而大書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十字，爲前後五首之提綱。蓋具此眼，則非江村中人物，而懷此心，則非夢夢於春日者也。後四首錯綜而出，則有順時樂天之旨。

雖此飄泊之江村，不害其爲可樂者在耳。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

此第二首則言江村之可樂者，曷言乎其可樂也。蓋此江村雖爲飄泊而來，迢遞於萬里之外，蹉跎於六年之久，而欣逢故舊，寓此林泉，似乎非我素志，而不知君子隨遇而安，無

往而不得故無入世逢迎之苦則嬾可以適
體而衣結可無問也且有隨意流行之樂而
遊可以怡情則履穿可無慮也更可喜者則
所居之藩籬疏豁洞達四天一望所至絕無
限量何其曠然而軒敞也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
山風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
玷薦賢中

此第三首則從可樂邊說到可惜邊言江村之可樂者既在春日則竹翠桃紅皆其類也。然而此風此月到面經心者不能無動於中。則以徒受朝廷之恩命而無尺寸以爲報也。赤管銀章以衰老而空玷名於賢路其爲可惜又何如也。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羣材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

我數能來。

此第四首將可惜可樂二義夾說。扶病垂朱
紱春日之可惜也。歸休步紫苔江村之可樂
也。郊扉存晚計承歸休句之可樂也。幕府媿
羣材承扶病句之可惜也。燕外晴絲卷言春
日之易去可惜也。鷗邊水葉開言江村之暫
憇可樂也。結語則於可惜可樂夾縫中寫出
一段神理。蓋江村中以魚鼈相餽問原屬樂

事然鄰家則然而飄泊者則反添一番愧疚。至問我數能來，則不獨自覺虛此春日之可惜，卽鄰家亦且爲之低回欲絕矣。時先生方在嚴公幕中，甚不得其志，隨筆寫此，正是天然妙結，豈思議之所能及乎。

羣盜袁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爲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

此第五首則借古人以爲喻言我今日之處
此春日江村何異於遭亂之王粲被放之賈
生平避亂而登樓有作復召而前席爲榮亦
猶我之飄流入蜀而老邀薦剡也關心時序
則百年易逝殊爲可惜而放眼乾坤則萬里
無涯安在而非吾樂境耶通前後五首總以
乾坤萬里時序百年二句爲之脈絡而少陵
葵藿傾陽與退休樂道之旨並行不悖豈汲

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尙入關。昨日玉魚
蒙葬地，早時金椀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
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
愁顏。

此少陵居江湖之遠而懷君國之憂，故忼慨
言之，以勉諸將欲其乃心王室也。第一首言

國家受外夷侵害。至於宗廟陵寢。皆遭其踐踏。而專閩外之寄者。僅委其責於軍校。返之於衷。能無愧耶。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此第二首言制國之道。本以內安外攘。自朝

廷武備失修。逆臣犯闕。反借外兵以除內難。
故關隘不守。披荆踐祚。當此主憂臣辱之時。
豈可委其責於一人哉。若使至尊獨憂之而
獨治之。邀天之庇。竟得昇平。諸君亦將何辭
以受策勳之爵賞乎。是不可不爲早計也。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
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衰職誰爭補。天
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

春農

此第三首言事至今日破壞極矣。宮殿爲烽
豈止關隘失守哉。幅幘日蹙盜賊繁興。忠臣
罷斥於遠方。秀民日迫於供億。此君民交困
之時也。夫賊旣爲民害而用兵以討賊。乃賊
未滅而兵已先爲民害。則兵食之重爲民禍
也。諸將之中惟王相國者能知其弊不肯貽
害於民。能銷金甲卽軍中以事春農。則兵可

以不爲民害而民得安於無事此弭盜之本
原也若王相國者可謂知治體矣諸將何不
取以爲法乎

廻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
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爲大司馬總
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
聖朝

此第四首則昌言寺宦之不宜任用也是時

中人出將如楊勗之暴戾呂太乙之橫斂遂
至遠人叛亂而李輔國魚朝恩之流皆權位
出諸將之上此豈足以輔翊聖朝乎然諸將
則勿因此而懈其忠蓋也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
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
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
羣材

此第五首則在蜀言蜀而歸美嚴公以歎繼起之無人也。觀此則公雖退處江湖而其心之不忘君國者如此。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公自乾元二年己亥冬十一月至成都。逾年

草堂成居之。閔壬寅秋七月送嚴公還朝。遂
遭徐知道之亂。去而居梓州者一年。甲辰嚴
再鎮蜀。復還成都。乙巳遂去蜀。下峽趨雲安。
此詩蓋乙巳作也。前後計在蜀六載。而中間
除居梓者一年。則是五載。客於成都。去蜀而
追述其踪跡若此。總以見寇盜之所侵迫。不
能已也。夫公以戀闕傾陽之性。生還間道之
身。而爲世所擯斥。宵小阻抑於內。寇盜奔迫

於外出不成出處不成處始也由關塞而入
今也又由瀟湘而出致君澤民之業旣休萬
事已黃髮一筆掃盡井廬耕鑿之計安在吾
生隨白鷗前路茫茫然則公之所遭真千古
才士之所不能堪者而公則一副眼淚並不
爲自家屈抑而設仍是惓惓於君國念念不
忘而又無處告訴無人排遣不得已仍自解
釋曰爾之所憂者自有當國之大臣在也而

爾何淚長流爲耶。解此詩以見先生之至性。並以誌其行踪之播蕩於晚年者若此。

宿清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其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

宇宙清麗之境。往往在荒僻之藪。卽此詩所

寫亦絕勝矣。舟行深山之中，而白石青楓，猿
鳥聚處，月明人靜，何異仙界。只插畏虎不得
語一句，便覺此境乃人所罕到，亦所不必經
行之處也。夫人生踪跡，何常爭名於朝，爭利
於市，立功異域，訪道深山，然皆胸有成見，不
似此驅迫於寇亂者。其所遭際，每出人意表
也。我生飄飄，今在何許，問得妙。至此時，惟有
心契好友，可相排遣耳。此先生去蜀後第一

首便足令人悲詫。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
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
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此言古聖人之遺跡，昭垂於奕祀者，原自有功德之不磨也。如巋然禹廟，獨峙於空山之中，與秋風落日相輝映。如今日者，不知其幾

千百載矣。庭雖荒而橘柚自垂。屋既古而龍蛇猶畫。足見人心之保愛增修。歷久而不替也。且行其庭而靈爽不昧。虛壁之間。若有雲霧之生。且靜而聽之。而颯颯江聲自遠而至。如助其威顯。是皆其明德所至。使人昭格若此。至今溯其疏鑿之功。使三巴之遠。皆賴其控制。良由不惜四載之勞。以求底定平成也。夫豈偶然者哉。

杜詩言志卷十一

杜詩言志卷十二

佚名

八月十五夜月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
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
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
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少陵咏月諸詩各有寓意。此時正當去蜀至雲安，將欲由荆襄以歸故土。且是時又拜員

外郎之命。尙有歸朝覲君之思。是詩曲曲寫
出言。今夜觀此月明。照我心曲。別無疑慮。只
是要圖速歸耳。遂借古詩破鏡飛刀頭環之
語。翻跌成文。然而途路遙遠。其轉蓬之迢遞
如此月之行地。周天迂迴而非近也。至若我
心企念吾君。勢成濶絕。又如仰攀此月中之
桂。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且我今日由岷江
而下峽。皆水路也。而一經明月所照。不啻如

關山之霜雪阻我之輪蹄而彼林木叢雜中有羽毛豐滿而高棲於輿援者令人可望而不可卽而况彼白兔者。暱處於輶輪親近之地其可謾忽以視之乎。是宜細加體認如數秋毫庶乎其不爲所欺罔也。蓋痛其從前中傷之易而今爲此危辭以自儆其疾之者深矣。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仄半

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此承上文白兔而究言之。以比竊弄威權者之偃蹇不戢也。言今者憑藉之威。雖不如往日之甚。稍下巫山峽矣。而仍然不肯退聽。猶銜白帝城也。故其氣焰沉固。而朝綱皆不能振。猶此月之氣沉。而全浦皆爲之暗也。其行傾側而隱蔽過多。猶此月之輪側而光明不

能溥照僅及於樓之半也。然時已晏矣。皎日將升而戒夜者皆有催曉之思。而彼蟾蜍猶自夷然不懲。猖狂傾側于天衢之上。以故兵戎不息。而夷夏交橫。亦如此月之張弓殘魄。不獨漢家營壘爲然也。第二首因前首結語連類而及。皆以吐其胸中之憤。不然者月中亦何嘗有如許剩意。而待先生洗發耶。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年臘日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
送書雁。百丈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蕊驚愁眼。更
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
日邊。

此詩三首亦與前月詩同時同意。一以悲不
能見用於朝。一以悲不能安居於故里。一以
悲此身之已老。故言今日來此雲安江上。正
值臘月一日。而春意已動。以我之懷抱而遇

此良辰倍覺其可歌而可涕也。憐字兼此二意。蓋人生莫苦於虛度年華。飄零異地而一無所成就。曾不若一物之有用於世。與齊民之各赴乃功。不觀之江上之飛雁乎。一聲過耳。卽已馳去。恰似爲人郵送音書。惟恐遲滯。以負其倚託者。不又觀之江上之客船乎。百丈牽繩。費盡推挽。只求得以上瀨。不敢少遺餘力。以頓置途程者。觀此二事。則世途往來。

各有所爲而黽勉精進無已若我之來此誠
何爲乎夫豈訪梅於隴頭者耶抑亦漉椒觴
而獻頌者也夫我之本願則惟明光起草庶
可慰人健羨而無如時光空擲老病相侵此
願猶可復望耶是固不如送書雁與上瀨船
之猶爲興集耳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
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

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
相將。

此承上言。我之無希望於朝者。旣若彼矣。而
又不能卽安於故鄉。如此寒輕山碧。日滿江
黃之時。不能如負鹽出井之溪女。而徒見笑
於打鼓發船之郡郎。旣傷新亭風景之殊。又
苦茂陵消渴之患。彼春意旣動。必將日盛。而
至於開花爛熳。而爲楚客者。除一棹相將之

外復何滋味耶。

卽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
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
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
山違。

此又承上文言。我今者卽或當此春天。得以
速還故里。如燕子之歸舊巢。而入山扉。亦絕
無好音之適耳。如黃鸝之歷翠微。而相况也。

黃鸝指好音。言歷翠微。言其阻遠之意。雖有
桃花臨於水岸。亦不過短短數枝。便休。雖有
柳絮拂上人衣。亦不過輕輕幾點。便了。豈復
有久長之理。蓋以年老。則境地自促。迫耳。故
對景雖欲開懷。而親舊凋零殆盡。卽杯酒言
歡。亦難強進。而况又筋力衰微。重增嗟嘆。豈
能與故山相從。而鼓登臨之興耶。如此解釋。
則字字皆有著落。少陵當不以我爲強作也。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
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叢。
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
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少陵生平詩當幾節看，自陷賊以前皆求進之詩也。扈從以下皆憂國之詩也。華州以下則履險求退之詩。成都以來則隱居自得之詩。綿梓以後則逃亂之詩也。至此詩則去蜀

下峽謀歸已迫。而內中卻帶有歸朝之想。蓋是時爲嚴公所薦。復拜有員外郎之職。於義未絕。但惜此身已老。恐無見用之期也。此詩具見此旨。言老而且病。又且稽留。但見藥裹陳積。虛度春秋。風雨當頭。飄零自若。何時始得重邀雙筆之賜耶。下咏雨詩亦然。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箠煩相向。纖絺恐

自疑烟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
催宋玉悲。

雨何足咏。亦以中懷偶觸。故形於聲。亦如月
詩。每有所託喻。故耳。如此詩。乃借雨以喻已
之遭際塵埋者已久。如冥冥甲子者之已度
春時也。此其煩懣已極。欲借有力者爲之排
遣。如輕箠之用。以相向。而又恐棍柅微薄。終
難自立。如織絺之不足自御。爲可疑也。且今

者沐知己之雅意稍爲汲引如烟添纔有幾
微之色使更有人加之推獎使可成絲而無
如時已弗待巫山之暮只足增宋玉之悲耳
前四句是借雨形容前此之遭際驟難擺脫
後四句又借雨以形容將來之機括終無把
鼻也前後兩意移步換形其不可爲典要者
如此詩之旨也下客居詩亦本此旨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
飛翻葱菁眾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
士斂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
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西南
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
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
得論卧愁病腳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
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

國十年別荒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
覆八溟。爲君洗乾坤。稷契易爲力。犬戎何足吞。
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
復撥。

此言客居雲安。非其所得已也。前江後山下
臨萬仞。子規夜啼。壯士斂魂。八句言所居之
險隘也。峽開水源。人虎相半。四句言僻遠也。
蜀麻吳鹽。商旅星奔。元戎行軒。舟子候涉。八

句言時事之倥倥也。然後承之曰：險隘如此，僻遠如此，倥倥如此。而我乃路出其間，尙何生理之可論乎？惟有於病廢之中，強爲排遣之計。徐步小園，悵望芳草，而又撩動美人君子之思，彼皆見幾而作，高飛遠舉而徒留此一班啁啾飲啄之輩，繁喧於昏暗之時。然則我何爲而不歸乎？十年奔走於異地，故鄉空有北林，處不成處也。雖抱葵藿傾陽之性，忠

君愛國之心，何嘗不以稷契自許，覆八溟之水爲乾坤一洗，其汙濁在我甚易爲力，何難并吞胡虜而無如時不我與，權不我屬，終老無成，徒抱臣子四藩之憂於無旣，而又安能復出乎。願惟有援我篋中之舊筆，以發揮我真摯不磨之情耳。下客堂詩亦畧同辭旨，自明可無解。

八哀詩 有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
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
次焉。

八哀謂所哀者八公也。此詩題之總綱。後各
分註。然觀其自序之意有二。一曰嘆舊。二曰
懷賢。嘆舊者謂其存日原爲莫逆。今追憶之
而不能忘也。懷賢者則不必其有舊。而但倦
懷其功德之盛。足令人歎美而不置也。篇中

王固其宜也。乃公非徒勇也。又曉暢兵事。熟於春秋尊王之義。則是其才實足以爲國家柱石之臣。自首至肅肅句凡十二韻。皆以發明公之器識偉岸者如此。下言其所際會之事。言當潼關失守。哥舒見逼於中人。不得已而迎敵。遂至降虜。見辱於手格。公當偏裨之職。權不屬於已。無所施其智力。以至至尊蒙塵而遠狩。太子卽祚以塞望。敦迫之勢出於

倉卒而公徒步歸朝。東身請罪。苟非清河公
讜言救止。幾於不免矣。然公寧犯不測而忠
順以死。必不苟免而從逆以生。則其明大義
而忠純之心。亦可見矣。迨翠華既建。蹕鳳
翔。金城當賊要衝。北門鎖鑰。非公不可。由是
受詔鎮搃。禁暴行春。而民眾歸心。謳歌洽野。
大功既立。再鎮太原。公之爲朝廷所倚重者。
何如。而公則維小心翼翼。恐懼祿位之高。無

以報君恩於萬一。悵望王土之窄，未卽返皇
路於蕩平。此誠古大臣風力，非只一強武伎
倆也。奈何宣力方殷，而天命不佑，徒繫五湖
之舟，悲甚田橫之客。窳窳旣就，雲水俱遐。有
何益哉。蓋將況之以廉藺之賢，足以照耀史
冊，而豈區區鄧景山輩所可繼美者耶。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

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
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
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
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策崇勳。小敵信所怯。
擁兵鎮汴河。千里初妥帖。青蠅紛營營。風雨秋
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
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
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

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塚。南紀阻歸楫。
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茶竟何人。灑淚巴
東峽。

此贈司徒公光弼。司徒爲唐中興功第一。所
不及者汾陽之德量耳。論其幹濟魄力。尤在
汾陽之上。觀其河陽之戰。以短刀置鞞中。蓋
亦能以死勤事者。至爲程元振所排。遂至擁
兵不朝。愧憤而死。其性情之正。亦可知矣。此

篇論贊李公句簡而嚴荆公有言曰周頌之
辭約約所以爲嚴德盛故也魯頌之辭侈侈
所以爲夸德不足故也觀此則少陵之所以
推公者至矣其曰北收晉陽甲則胡意愁寂
而人安若泰山朔方氣蘇而帝業以見此其
一舉一動皆足以褫強胡之魄制敵人之命
安四海之人心控天下之大勢非一戰勝之
功所可比也其曰又獻捷則加一大字在上

乃知此一捷足令天下之大計以定。非偶然一捷之可比也。凡此功力皆足以旋乾轉坤。調元奪化。開國家之締造。濟宇內之艱危。而非區區稱一長效一職之可比也。頌公之功如此寥寥數語。而公之功業已巋然絕出於諸臣之上。故知德盛而言自簡者。乃自然之理。非可強也。下入青蠅之玷。而死淚映睫。悲大屋之高棟。掃長城之遺堞。望史臣之直筆。

洗沉冤於箱篋。公之心事。已得少陵而大白於千古矣。最愛生平白羽扇。零落蛟龍匣。二語直躋公與漢之武鄉侯等。寫出名士風流。屈於時數。然公於大業。則已成就較武侯之齋志。以歿者猶爲勝著也。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嶽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巖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

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
任疾邪常力爭漢儀尙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
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
受辭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飄沙
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
臣氣不平密論正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
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匡汲
俄寵辱衛霍竟哀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

京兆空柳色。尙書無履聲。羣鳥自朝夕。白馬休
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
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失壁
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豈無
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
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
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
誼徒忠貞。飛旄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橫馬融

笛。悵望龍驤塋。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

此贈嚴鄭公武。則因感舊而並及其賢。雖不
必有弘功盛業之可舉。而卽此英姿特達。足
以空羣而越俗者。皆得而誌之。如立志之廣
遠。持心之謙遜。爲文之精敏。操行之純潔。概
舉於篇首。而下則述其歷任遭亂。忠於王室。
受朝廷之知遇。爲國家之倚毗。奈何報主之
願方新。而江漢之旄早建。何其悲也。空餘故

老沐知己之雅力爲薦剡重隸簪纓抱慙無
補寧有已時耶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

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
外春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
異見羣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
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
動若一萬馬肅駢駢詔王來射雁拜命已挺身

箭出飛鞚內。上又迴翠麟。翻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爲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櫪虞。聖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尙貞烈。義形必霑巾。揮汗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墓久狐兔鄰。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

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
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此贈汝陽王璡。亦就其天潢貴重之品質。而
盛述其遭逢禮遇之隆。因嘆美其才藝之超
軼於儔伍。然後敘及愛客好士之雅量而已。
乃得與於賞識。亦因感舊而詳紀其賢。與嚴
鄭公自爲一例也。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板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淨雲衛。宗儒俎豆事。故吏思去計。眄睠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

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眾歸
調給美。擺落多職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皋唳。
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
寵嬖。否藏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
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
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鵬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
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廷竹。夙擁文侯篲。
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

深濟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敘東都別朝
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
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
古豈然關鍵歟不閉例及吾家詩廣懷掃氛翳
慷慨嗣眞作甫有和李太守詩咨嗟玉山桂鐘律儼高

懸鯤鯨噴迢遞坡陀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
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
君臣尙論兵將帥接燕薊朗咏六公篇

桓彥範敬暉崔

玄暉張柬之袁
恕已洎狄相也憂來豁蒙蔽

此贈北海李公看他開口先發一嘆虛懸一
曠代不易觀之才而後以李公當之便將李
公推獎到當世諸賢之上因而歷敘其學之
博文之富名之重望之遠遐邇待其表章幽
明賴其闡發於是一時推重餽獻叢集羣倫
叨沐賑貸旁施獨步於九皋之上已垂四十
年之久乃徒以疾惡之嚴鋒稜太峻以致爭

名負謗取禍而死。回憶臨淄唱和，託契忼慨。而今惟留滯客舟，遙痛汶陽之荒瘞而已。此憂寧有既耶？惟有朗咏六公之篇，庶豁我心之蒙蔽乎。少陵不得志於時，亦畧與北海等。此其哀之之深，亦同病相憐之意歟。

故祕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公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獄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嘯，負米晚爲身。每

食臉必泫。夜字照爇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京東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掾吏亦累踐。晨趨闔闔內。足踏宿昔跡。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順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

祕書茂松意載從祠壇墀前後百卷文枕藉皆
禁巒篆刻楊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
兕豈獨剗反爲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
芝事絕萬手攀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
懸黃金胡爲投乳鬢結交三十載吾與誰游衍
滎陽復寂寞罪罟以橫胃嗚呼子逝日始泰則
終蹇長安米萬錢彫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
帆阻清沔尙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餞

此贈蘇源明始敘其孤苦篤學顯親之孝繼敘其出仕從君守一之忠終敘其文章之足以信今而傳後而末乃悲其老死於貧困而以鄭虔配言之蓋少陵最憐虔與源明原爲同調其爲感舊者一也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鷄鵬至魯門不識鐘鼓響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滎陽冠眾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

乃精氣爽天然生知婺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

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

無遺恨蒼葢何技癢

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眾寡無不詳

著又著蒼葢等書又集胡本草七卷

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子

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顧不一體變鐘兼

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昔獻書畫圖新詩

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

四方尤所仰嗜酒益疏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

土木親近惟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晚
就芸香閣。胡塵昏垓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
盪。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漿。履穿四明雪。飢食
檣溪椽。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
秋色餘魍魎。別離慘至今。班白徒懷曩。春深秦
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
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疏濶。平昔濫吹
獎。百年見存歿。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

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棲述飄蕩

著作與今必書監鄭君審

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此贈鄭廣文言廣文高才博學有藝必精然縱達不羈不合於時固非國家之所能祿養者首作一喻如爰居孔翠本爲江海之珍異而不與家禽爲伍下鴈縷其著作之富如醫藥兵法星經地輿蒼叢諸書以及書畫文藝之兼絕乃無如土木形骸嗜酒疏放以至陷

賊而不能自振。終罹罪罟。遠竄東南。遂別離
終老。存歿無由相見矣。而况蕭條出處。又有
同嬰世網如阿咸者乎。公生平最爲鄭公抱
恨。以其才高而不遇。復爲世所躋也。亦畧與
公同耳。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
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

遲等箕頰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曩哲。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慙多幸。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荊州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咏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賤誅任昉騁。

自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
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
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
碑猶思理烟艇

此贈曲江張相公便純是大起大落渾淪寫
照出一位以天下爲已任的大臣來絕不是
一長一技之可得而覩縷者金礦無留鶴立
雲路便是他的品格未遑箕穎土階玉堂便

是他的志氣。碣石崢嶸。天地龜鼉。便是他的擔當。退食大庭。無心榛梗。便是他的度量。然無如時數。迍邐忠信不顯。去相位而領一郡。何異於二疏之歸。蘇耽之隱乎。雖與比庾公。政同黃霸。終爲大材小用矣。乃公之文章。則自成一家。足以千秋不朽。亦非小小著作所可同日而語者。末言與公地分相懸。未得親炙於公門。至今惟讀徐孺之碑。而追憶其人。

之如玉也。八哀中惟臨淮與西江不細述其才技。一將一相皆爲宇宙偉人。所謂德盛者其辭約而嚴也。又哀八公非獨哀其亡逝。大半皆有惜其不能盡用於時之戚。此又與少陵生平自傷之懷抱相感發耳。

杜詩言志卷十二終